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二目錄

韋見素

元行沖

行沖名澹以字顯河南人舉進士累官太常少卿開元中爲國子祭酒拜太子賓客宏文館學士封常山郡公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獻

父在爲母及舅姨嫂叔服議

夫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葢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明貴賤辨尊卑遠嫌疑分情禮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則有申有厭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

因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而妻喪杖周情禮俱殺者蓋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異於飛走別於華夷羲農堯舜莫之異也文武周孔所同遵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畧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又即母之女黨加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

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謹詳三者之疑並請依古爲當謹議

先師宰予字子我贊

臨淄辯闕一字學以致祿懲彼不勤見嗤朽木激之忠孝貽毀新穀政事登科而不庇族

釋疑

客問主人曰小戴之學行之已久康成銓注見列學官傳聞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將頒未悉二經孰爲優劣主人荅曰小戴之禮行於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覩盧

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爲説解代不傳習鄭絪子幹師於季
長屬黨錮獄起師門道喪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
志存探究靡所咨謀而猶緝述忘疲聞義能徙具於鄭志
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刻舟王肅
因之重茲開釋或多改駮仍按本篇又鄭學之徒有孫炎
者雖扶元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伷增
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公病羣言之錯雜紬
衆說之精深經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睽誤寧不芟蘗成
畢上聞太宗嘉賞賚縑千匹錄賜儲藩將期頒宣未有疏

義聖皇纂業躭古崇儒高曾規矩宜所修襲乃制昏愚甄
分舊義其有注遺往說理變新文務加搜窮積稔方畢具
錄呈進勑付羣儒庶能斟詳以課踈密豈悟章句之士堅
持昔言特嫌知新欲仍舊貫沉疑多月擯壓不申優劣短
長定於通識手成口荅安敢銓量客曰當局稱迷傍觀見
審累朝銓定故是周詳何所爲疑不爲申列荅曰是何言
歟談豈容易昔孔安國注壁中書會巫蠱事經籍道息族
兄臧與之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
未能果然雅達通博不代而生浮學守株比肩皆是衆非

難正自古而然誠恐此道未申而以獨智爲議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一矣漢有孔季産者專於古學有孔扶者隨俗浮沈扶謂産云今朝廷皆爲章句内學而君獨修古義修古義則非章句内學非章句内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代必將貽患禍乎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二矣劉歆以通書屬文待詔官署見左氏傳而大好之後蒙親近欲建斯業哀帝欣納令其討論各遷延推辭不肯置對劉歆移書責讓其言甚切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龔勝時爲光祿見歆此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奏歆改亂

前志非毀先朝所立帝曰此廣道術何爲毀耶由是犯忤大臣懼誅求出爲河南太守宗室不與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實之著名好學公仲之深博守道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於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三矣子雍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繆詔王學之輩占荅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登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呈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四矣卜商疑聖納誚於曾輿木賜近賢貽嗤於武叔自此之後唯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東淮漢

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窃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稱元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元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元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元慮之失也及服虔釋傳未免差違後代言之思宏聖意非謂揚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願聞其過故仲尼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

聞父母之名將謂亡者之德言而見壓於重壞也故王邵史論曰魏晉浮華古道夷替洎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唯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憒憒鄭服之外皆讎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五也伏以安國尚書劉歆左傳悉遭擯於曩葉見重於來今故知二人之鑒高於漢廷遠矣孔季產云物極則變比及百年外當有明直君子恨不與吾同代者於戲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僕非專經罕習章句高名不著易

受輕詆頃者修撰殆淹年月賴諸賢輩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賞賚內省昏朽其榮已多何遽持一巳之區區抗羣情之噂喈捨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觸近名之誠興犯衆之禍一舉四失中材不爲是用韜聲甘此沈默也

辛替否

替否字協時京兆萬年人景龍中爲左拾遺睿宗朝遷右臺殿中侍御史開元中累轉潁王府長史天寶初卒年八十餘

陳時政疏

臣聞聖人廣視聽於四方納謳謡於九有者葢欲以上通下達遠聞邇信元首惟聖股肱惟明若此則國可長久時無災害者也臣聞君上牧養黎庶莫不愼器與名畏怨重禍不激詭以求進不貨賄以要榮公侯伯子男五等各以功爲先後卿大夫士九品各以德爲次等劉毅無賣官之誚仲經無免爵之謡則格於皇天光於后土何風雨不順陰陽不和之有哉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羣司負寵者畏權勢之在躬求榮者避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僭

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而無倉卒之危垂拱而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者蓋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無充於錫何愧於無用之臣何慚於無力之士至於公府補授罕存推擇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涉膏腴之地一旦羊頭入興狗尾生謡將恐巍巍盛唐取譏於後臣聞於古人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選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以賜之

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之至重也可謂之至憐也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轉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費人之財人怨也奪人之家人怨也愛一女子而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恃所愛何所恃乎向者魯王賞同諸壻禮等朝臣則亦有今日之福無曩時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其禍之所來所以禍者寵愛過於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已見其徵矣今猶事無改更理尚因循棄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禍而忽後禍臣竊謂陛下憎之

矣非愛之也何利於公主臣聞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
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伏惟外謀宰臣爲久
安久寧以存之不使奸臣賊子以伺之臣聞微不可不防
遠不可不慮當今疆埸驚駭倉廩空虛揭竿守禦之士賞
不及肝腦塗地之卒輸不充野多食草人不識穀而方大
起寺舍廣營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棟運土塞路不足
充牆壁誇古耀今踰章越制百寮鉗口四海傷心臣聞釋
教者以清淨爲基慈悲爲主故常體道以濟物不爲利欲
以損人故常去已以全眞不爲榮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

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淸淨豈大聖大神之心乎臣以爲非眞教非佛意違時行違人欲自像王西下佛教東傳靑螺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末風流雨散于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役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曾不改途晉臣以佞佛取譏梁主以捨身構隙若以造寺必爲其理體養人不足以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爲不短臣聞夏爲天子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代而周受

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代而秦漢受之自漢已後歷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廟方建長久之祚乎臣聞於經曰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又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爲減琱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廉淸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眞實而冀虛無徇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之功業臣竊痛之矣當今出

財依勢者盡度爲沙門避役姦訛者盡度爲沙門其所未度惟貧窮與善人耳將何以作範乎將何以租賦乎將何以力役乎臣以爲出家者捨塵俗離朋黨無私愛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援親樹知非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以毁道非廣道以救人伏見今日之宫觀臺榭唯京師之與洛陽不曾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尚欲塡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無産業者今之天下之寺葢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宫壯麗甚之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其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雖以陰陽

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國非其國伏惟計會倉廩量度府庫百寮供給百事用度臣恐卒歲不充況於九年之積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薦臻沙門不可執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矣

諫造金仙玉眞兩觀疏

臣嘗以爲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

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福祚之不永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必得雋所爲無不成所征無不剋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祐之陰陽不愆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填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於郊九夷百蠻歸款於闕自有帝王已來未有若斯之神聖者也故得享國久長多歷

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徒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士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多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倭喋喋交相傾動容身不爲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兇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罄然五六

年閒至於禍變享國不永受終於兇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泰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待矣頃自夏已來霪雨不解穀荒於隴麥爛於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萊枯黃下人咨嗟未知賙賑而營寺造觀日繼於時檢校試官充臺溢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爲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塡坑道路流言皆云計用錢百餘萬貫惟陛下聖

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閒可存活乎三邊之上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迴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族阿韋之家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理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親萬國昔陛下與皇太子在阿韋之時危亡是懼常切齒於孽兇今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不改羣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非羣兇而誅之臣往見明勅自今以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爲棄其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于四海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爲姦人之所誤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溫勸爲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今茲造

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有趙履溫之徒將勸為之冀誤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臣聞出家修道者不干預於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為高以無為為妙依兩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榭寶像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為道哉且舊觀足可歸依無造無營以取窮竭若此行之三年國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樂則臣請殺身於朝以令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惠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為公主施貧窮塡府庫則公主之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

滅於前朝矣前朝之時賢愚知其必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徽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朝直言之人也惟陛下察之

徐堅

堅字元固湖州長城人神龍初累遷給事中封慈源縣子以禮部侍郎爲修文館學士睿宗朝進東海郡公遷祕書監左散騎常侍元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充學士

副張說知院事加光祿大夫十七年卒年七十餘贈太子
少保謚曰文

論刑獄表

臣聞上天之道先春而後秋聖人制法外刑而內禮故知
三辟之設王者不得已而用之今帝命惟新六合光宅遠
無異望邇無異言亦宜安彼反側示以寬典臣竊見神都
諸部勘當所尋有勑停勘迄至於今猶尚追攝豈非勘當
使等志希僥倖執斯刻薄以為已能哉長姦濫之源傷醇
和之化伏願即停之臣又聞書有五聽慮失情實也令著

三覆恐致虛枉也比見有勑勘當反逆令使者得實便決然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以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悅見詳刑之意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懸若不簡擇恐招枉濫諸官僚之內有用法寬平爲衆所稱者願親而進之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囹圄無冤億兆幸甚臣又聞罰不及嗣虞帝之明規罪不至孥漢君之茂德故郤芮作亂而郤缺

登朝嵇康被刑而嵇紹入用終能立功白狄効死湯陰千載美談斯爲稱首父子猶其若此餘親尚何疑哉竊見逆人之親選曹廣責至於無親無服亦數十條士子之中十將三四今聖人在上寶命惟新有道賤貧實爲深恥遂令此等長從遐棄懷才抱器將何望哉是以聖意哀矜頻降恩制令同常例各使坦懷姚璹之徒皆逢委任而在下僚列不識天心苟求微疵不宏大體又准勅逆人同堂親不得任京官及兩畿三輔官準法刑戮緦麻親不得充近侍宿衛臣望申勅有司勅令逆人外不得輒爲勘責收其賢

能示之曠蕩斯巍巍之德作範百王穆穆之風垂裕千祀

請祔中宗表

臣謹按禮稽命徵虞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諸侯五廟而魯用天子之禮並后稷姜嫄爲七廟故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伏以中宗孝和皇帝受命中興化民以德雖別廟薦享而聖心未安將革前規移入太廟臣參詳自古廟制夏殷周漢各自立廟不同一處漢光武以中興崇儉故七室共堂而歷代遵行以爲折衷今太廟七室皆有神主孝和皇帝既須入廟先有夾室見空望奉

移向此室內既同太廟八室祭享是同在於情理實爲允愜

請停募關西戶口疏

伏惟皇帝陛下二儀合德百姓爲心一物不安納隍興想竊見關西戶口負募赴都聖旨含宏不言差送是以樂住之色數萬餘家受使之人苟徼勞効務選高戶抑此陪郭然高戶之位田業已成安土重遷人之恒性使者強送儷俛進途一人怨嗟或傷和氣數千餘戶深宜察之臣望令檢勘先投牒樂住者並令赴都其差定陪郭者各任還貫

若神都須人雍同等州先有工商戶在洛者甚衆令檢括兼簡樂住之人微有資財情願在洛城者並酬其宅鋪之地令漸修立則洛城不少於邑戶黎庶得安於本業此管子所謂順於人心施宏均養之人則臣希冀痊平有朝覲之望容居散秩免負乘之㦖無任悃迫之至

先祭後燔議

臣等謹按顯慶年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狀稱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臣等按禮迎神之義樂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祇出九變則

鬼神可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按尚臭之義不爲燔之先後假如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則殷人尚聲祭天亦燔柴何聲可燔先迎神乎又按顯慶中無忌等奏稱晉氏之前獨遵古禮周魏以降妄爲損益者今按郭璞晉南郊賦及注爾雅祭後方燔又按宋忠所論亦祭後方燔又檢南齊北齊及梁郊祀亦飲福酒後方燔又檢後周及隋郊祀亦先祭後燔據此即周遵後燔晉不先燎無忌之事義乃相乖又按周禮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禮

爲始告神時薦於神座也下文云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皆有牲幣各如其器之色又禮器云有以少爲貴者祭天特牲是知蒼璧之與蒼牲俱各奠之神座理節不惑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昊天上帝之時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圭赤璋白琥元璜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於其方迎氣所用自分别矣今按顯慶所改新禮以蒼璧與蒼牲蒼幣俱用先燔蒼璧既已燔矣所以遂加四圭有邸奠之神座蒼牲既已燔矣所以更加騂牲充其實俎混昊天於五帝同用四圭失特牲之明文加

爲二瀆深乖禮意事乃無憑

答王方慶問服制書

儀禮喪服經繼父同居齊縗周謂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亦無大功之親而所適者以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者也鄭元曰大功之親同財者也築宮廟於家門之外者神不歆非族也以恩服耳未嘗同居則不服也小戴禮記繼父服並有明文斯禮經之正說也至於馬融王肅賀循等並稱大儒達禮更無異文唯傳元著書以爲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此禮狹書之後俗儒妄造也

袁準作論亦以爲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竊以父猶天也愛敬斯極豈宜靦貌繼以他人哉然而藐爾窮孤不能自立旣隨其母託命他宗本族無鞠養之人因託得存其繼嗣在其生也實賴其長育及其死也頓同之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篤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豈應如是故袁傅之駮不可爲同居者施焉昔朋友之死同爨之喪並制緦麻詳諸經典比之於此蓋亦何嫌繼父之服宜依正禮今女子母攜重適人寄養他門所適慈流情均膝下長而出嫁始不同居此則筭總之儀無不畢備與築宮立廟

實無異焉蓋有繼父之道也戴德喪服記曰女子子適人者爲繼父服齊縗三月不分别同居異居梁氏集說亦云女子子適人者服繼父與不同居者服同今爲服齊縗三月竊爲折衷

唐故右驍衛大將軍上柱國金河郡開國公裴公墓誌銘

公諱索字邏天山莎勒人也昔周宣擇南仲晉武選吳彦其斯二將赫怒干戈啟陣雲旗暈天金鉞眩日靜當時之患治紛紛之亂者孰能預於此而爲鱗次者乎公受乾靈

之英姿稟坤祇之正氣峻兮若太岳之壯勢淡兮若大江之澄靜雄材傑出俊德挺生誠千仞不足議其高寶萬頃不足疇其量風神穎悟器識宏深其少也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力乃率賓邊土辭弃鄉閭圖東南而歸聖朝明君親與話言懿其忠信授冠軍大將軍行左豹韜衛中郎將爰從自爾參委諸軍建非常之功懷赤心而冒白刃深踐戎馬之地遠託燭龍之鄉俄敘七擒關乎四鎮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驚者其惟公乎夫人生於代貴能立功若斯忠勤罕能崇闕一字上嘉其功授右驍

衛大將軍上柱國金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其長也敦信明義元覽知微位列於九有恩霑於四人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也其衰也志惟慈愍恤下愛賢聲名遠彰朝野籍甚羣公側席者多矣既漸垂顏鶴髮耳順從心尚夜寐夙興情不懈怠聖主明鑒知久勤勞未及懸車之請遂許致仕乃辭朝廷退歸私里想百行之善敘三樂之歡獵祕教於情田訪眞流於智海專精念道捨棄俗營執德居尊恬淡清雅主上懷貴者之道追想舊臣念曩昔之功錫今者之慶制曰顏年雖晚壯志不渝宜復舊資更承新

命乃再昇禁衛重握權衡凡厥公卿孰不遵仰善政之謀斯著治化之道無虧行年九十有八以開元中薨於私第聞之遐邇無不懷崩心之感朝廷慘怛聽政不怡羣寮痛惜食不甘味識與不識並懷惋嗟地中喪三品之賢天上滅七星之曜嗟乎赤將積効無徵陳兵按屯之法自此長淪斬將搴旗之謀於茲永絶人誰不沒貴有餘聲敬寫馨傳芳沈礎幽室歷想高德乃為銘曰

聖代高士明時將軍英姿雄勇夙著功勳聲名遠振獨秀邁羣天崖地角無處不聞千秋萬歲名列典墳再昇榮級

德契明君敬敍煩文顯揚雅調小道徒陳大夜何曉

韋見素

見素字會微彭城郡公贈幽州都督湊子第進士襲父爵擢累諫議大夫天寶十三載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從元宗入蜀兼左相封豳國公肅宗立除右僕射罷知政事授太子太師加開府儀同三司寶應元年卒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曰忠貞

王去榮不宜赦罪議

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而小人得擅殺是臣下

之權過於人主也去榮旣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伎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暴橫爲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爲天下主愛無親疎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寛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歲少利豈非無法邪今陜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内無憂不克況陜郡乎無法則陜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技陜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家國乃爲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

貞觀之法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三目錄

崔沔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三

崔沔

沔京兆長安人應制舉對策爲天下第一累遷祠部員外郎睿宗朝轉著作郎開元中歷秘書監太子賓客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孝

落星石賦

元氣初變有形既闢稟清明之表者騰爲星辰受重濁之資者降爲土石肇經綸於邃古葢常久而不易詭哉靈物爰始混成參夫元象麗於太清彼在天也何譴奄淪落於

邊城其在地也何幸復推遷於上京爾其蘭臺廣廡芸閣修除飛軒廓落邃宇崇虛芳草旖旎珍木扶疎邇九重之宮闕藏萬古之圖書地禁務簡政和禮舒貞而不黷其清有餘意棲閑之得所形變化其焉如徒觀其隱淪𦊅昭疑蓄縮光芒體硉矹以難動氣埋冥而不揚擬於規矩旣不合於圓方徽其彩飾又無復於元黃匪處匪出不識於行藏匪榮匪悴不達於炎涼夫其靜也何必徐生百祥夫其重也何必能鎭百殃庶永終而知弊葢抱璞而襲常彼無用也亦至人之所謂允臧

爲安國相王讓東宮第三表

臣某言前累表自陳披歷肝膽懇誠所守期在不移而天聽邈然未垂矜納屏營跼蹐罔措心顏臣竊觀帝王支庶進以寵私雖假恩靈必詒一作招禍咎親如梁孝尚非正議所容才同季札猶爲長亂之本況臣朽懦將何忝竊且承先建極當可推恩作範惟親宜崇以正伏願陛下雄略潛明皇威誕發燻逐狐鼠梟翦鯨鯢上慰祖宗之心下保元元之命大位既定丕業重光再造四海之基方流萬代之福至於守器允屬元良非聖賢無以厭天下之心非典禮

無以爲後嗣之法臣地非冢嫡才實昏庸一旦干冒大倫亂越皇統近爲身患遠成國恥將何以措身闕庭將何以歸骨山陵是用專固不迴繼之以死特希慈造俯垂聖諒

臣某中謝臣跡非飾讓言實由衷區區之心敢不披罄素所蓄積塵黷上聞嗟臣不天夙遭險釁哀惸孤藐百罹是攻嗣聖之後天步艱難逼迫崎嶇措身無地既冒儲貳又塵尊極正名罰罪合當萬死忝曰臣子豈所宴安殞首滅身無以塞責

臣某中謝臣當此際之心豈貪生而憂死誠以身居不容之地命盡危疑之長上適可以增國羞下未

足以明臣節是用冒罪假息忍死苟全尚祈宗廟之靈庶覩反正之運使臣得退保先朝所命歸死藩邸之下則雖灰滅良無遺恨惓惓所守神明知之既而天啟聖期興運伊始明兩出震九二在田臣克遂誠祈獲返舊國私願雖果而皇猷未泰每以釁萌城社將傾宗稷常慮奄忽禍出非常夙夜憂惶罔知攸濟幸屬陛下光啟休烈克復中興長信高居供養有地明堂正位忻戴知安抃舞謳歌稱慶未已不意陛下復將置之非據迫以奪宗前憂未忘後懼仍及臣之膚剝胡寧斯甚今天地交泰朝野歡娛獨在微

臣殷憂昭代念及同氣願垂憐察

為崔日知謝洛州長史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書除臣洛州長史勳封如故伏荷殊私祇承重任屏營夕惕無以自寧臣某中謝臣實凡材素無遠量書生問道未探經術之精俗吏隨班僅見章程之末官資命達榮與時來謬齒周行誤升官秩挈瓶之智守職何功盈缶之誠蹈常斯在兾免罪戾以紓微生仍賜寵章胡寧始望服忝三命階踰九列子孫蒙澤宗黨被恩榮遇既深隕越何荅豈雨露之潤沐浴無涯而日月之明

昭晰不已更承中旨作尹下都王城嚴門洛師殷雜寔四海之朝市據三河之樞要鎮俗移風方資舊德剸繁理劇必藉良能臣亦何人濫膺斯授如觀渤澥未測淺深若負蓬萊無任施重云云

代河南裴尹謝墨勑賜衣物表

臣某言今月日進蓺器官某郎行河南尹鞏縣主簿蔣清還伏奉墨勑仍賜臣衣一副瑞錦一端恩垂北闕榮照東園捧戴殊私載兢載惕臣某中謝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秉上聖之姿運大明之照雨露萬國陶

甄百靈履無爲而撫域中躬自然而化天下猶復勤勞睿
念祗奉宗祧以億兆爲心慈儉爲寶臣曲延休盼叨據天
官上報無階致身惟谷任土修貢臣子率由之禮自天降
祐君父非常之恩宸翰昭回聖慈稠疊寧期水土之淺上
簡乾坤之心天下幸甚復淳風於大古小儉德於前王特
垂懸象之明俯賜名臣之服恩銘骨髓澤被宗門不勝慶
幸且重錦之賜取貴春秋解衣之賞見高漢代服以宮中
之製耀其機上之文潢潦獻微邛山報重又臣所進新米
特奉手詔更聞豐歲知萬國之至和式潔秋嘗明一人之

孝理無任手足蹈舞之至

加籩豆增服紀議

伏準今月十八日恩赦節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所未通者謹案太常奏狀陸海所產鮮美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今既須豐理應加數宗廟之奠每座籩豆各加十二者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達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本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

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汙罇抔飲則有元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元可存而不可測也祭禮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爓熟元罇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

簠簋罇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元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

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曷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祀典有所漏略皆詳擇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甑甑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昔魯人丹桓公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御孫

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者竊據禮文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其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準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又案太常奏狀

外祖父母服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加至小功五月堂姨舅舅母服請加至袒免者竊聞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為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忘愛敬宜存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服皆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貞觀修禮時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宏道之後唐隆之間國命再移於

外族矣禮亡徵兆儻或斯見天人之際可不誡哉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勅令僉議於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至開元八年特降别勅一依古禮事符故實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

禁私鑄議

崔沔

夫國之有錢時所通用若許私鑄人必競爲各徇所求小如有利漸忘本業大計斯貧是以賈生之陳七福規于更

漢令太公之創九府將以般貧人況依法則不成違法則有利謹按漢書文帝雖除盜鑄錢令而不得雜以鉛鐵爲他巧者然則雖許私鑄不容奸錢錢不容奸則鑄者無利鑄者無利則私鑄自息斯則除之與不除爲法正等能謹於法而節其用則令行而詐不起事變而奸不生斯所以稱賢君也今若聽其私鑄嚴斷惡錢官必得人人皆知禁誠則漢政可侔猶恐未若皇唐之舊也今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謹守舊章無越制度且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

私鑄然後足用也

請勿廢仙州議

仙州四面去餘州界雖近若據州而言則元遠土地饒沃戶口稀疎逃亡所歸頗成淵藪舊多劫盜兼有宿寇所以往年患之置州鎮壓今興役幾年主司粗定累年成規一朝廢省前功盡棄後弊方深今廢州則生患置州則稱煩所以武德已來迭爲廢置足明利害不專一途至於田疇勞損即與許蔡何殊寧爲卑位獨當廢省若以州管皆新戶驛長難供唐許州路僻戶少均出易州非無成例州以

鎮俗官以利人所在皆然嘗憚其廢然自創置未盈十年州將員寮屢卒於位天道性命聖人罕言而共理分憂朝寄尤切視死亡而不恤何以得其歡心計不自安政必苟且下承斯弊爲傷必多變而通之則可永久州東新置舞陽縣則漢樊噲之舊國噲豐沛故人又高祖之婭惟勲惟舊且親且賢亦既受封亦稱吉土保全良史庶在茲邦又南接白羊川口村聚幽僻妖訛猶肖此爲根柢自置縣來十減七八今若移州鎮之亦可杜絶其仙州望且未廢至今年十月移向舞陽置仍爲緊州刺史司馬銓頗閒守法

公勤望稍加慰勞使其說以成務庶其益於公家

應封神岳舉對賢良方正策第一道

問隆周御歷多士如林揚巳露才干時求進寧知媒衒之醜不顧廉恥之規風馳景軼雲集霧委攘袂於選曹盱衡於會府吏員仍舊人物實繁優游窘於退飛聲最疲於黜額量能受職無闕以供料官列位擇才斯衆欲令九流式敘一藝不遺佇聞芳話宏玆盛烈且夫署行議年般姬取人之道門調戸選魏晉持衡之術因宜適變何者爲先

對昔者賢良方正之士應務之際沔雖固陋嘗亟聞之莫

不修詞立誠難進易退言不苟合道不苟容捨之則藏義然後取安肎貢媒衒之醜棄廉恥之規若此之類其可多乎至夫揚己露才干時求進盱衡攘袂以徇速者斯皆小子趨附之徒豈足以廁我周行寘於多士屏而勿用夫何疑哉主上欽若庶官明敭沈隱是使羣英露委多士景軼而秉鈞當軸之儁察言觀行之風不能審樞機定名實懲魯儒之虛服辨齊竽之濫吹至令累最爲僞名交戰謬功與實効相參而謂滞才由乎少官無位供乎有德嗟乎事有大謬一至於此明主昧旦丕顯每歎才難而羣工揚於

王庭反憂多士君臣之同德其若是乎天子有司談何容易今懿綱遐布淳風殷流家識廉隅人知禮節苟能上尊王制下絶吏姦閉請託之源塞虛詐之路使得懷才見用以道周旋無令椒蘭信芳獨屈樵夫之手騏驥雖駿不貴屠者之門則虛位待人猶持固讓懷寶深藏何患不達九流式敘庶莫遠焉一藝罔遺諒其所也沔又聞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有濟治之臣無不弊之法往古雖載其陳迹行用實在乎主司觀夫署行議年殷姬令典門調戶選魏晉良圖無非致遠之規咸有理亂之兆所以允釐百揆銓綜

百官及讒虐官朝則君子在野貪佞竊柄則以貨售才典故雖存而官政以紊然則隨時通變觀象因宜近取諸身一言斯蔽遠求於古兩無適從所以輕進狂言猶冀或逢善聽謹對

第二道

問屠釣關柝之流鳴雞吠犬之伍集於都邑葢八萬計然（一作象）則人無求備物各異宜十哲殊科八能異術咸資對策則絳灌之器或沈必俟公求則許郭之才難遇選賢取士應有良規

對傳曰文以足言言以足志言或可察志隱於漠是知文者言之藻繪志之筌蹄有貞實者或忘藻繪得魚兎者必棄筌蹄則存言捨文合於淳古以言考德必洞精微故書云明試以言蓋用此道也今之對策其試言之流歟昔姬氏旣衰先王道喪秦政虐戾亂彼天綱廢古燒書以愚黔首窮兵騁詐時無文焉故絳灌之徒韓彭之佐雄姿雖茂而道法不足向使伊人薄見方策早聞師範當亦略通大體抑揚宏議豈止決勝於境外而不能專議於君前乎故抱朴子曰古之試良將者亦問以策即其義矣國家樹萬

世之基遷九流之弊墳索奧業洋溢於時縉紳先生蘊藉無缺安有倜儻之傑瑰瑋之才承明主之渥恩逢生人之大慶而不能抽其祕思效其長策歟然則謀而不行信而不用者抑可知也今之考言取士者必以綺飾為工視學論文者闇於心而必升曉政達幽者失其數而咸退譬千金之璧以微瑕而毀之百丈之材覩小節而棄之亦良可悲矣誠理達而義舉者勿以文害言詞婉而論深者勿以言害意則可以包括羣品網羅衆途察微知彰以文用武矣昔許子將郭林宗徒以布衣之交俯仰之際而能拔奇

旌異因言揣心況乎擅英博之姿受明試之寄享厚祿居尊官而不能撫蹠足於吳阪指潛璧於荊山至使有公輔之才而無許郭之鑒者斯則卿士之罪也小子何足以知之至如懷一異能負一偏技鳴梭抗履之彙聲律鼎飪之儔事雖易於縑緗功不資於翰墨則方以類聚各有司存

謹對

第三道

問至於衢室總期（一作章）重屋陽館姬氏明堂之制炎靈汶上之規三雍五室之名清廟容臺之目蔡邕之論袁準之

談庶幾繁省之儀前賢是非之說咸宜詳釋以判羣疑

對我皇帝慈理廣運文思稽古紹興絕典重光大壯合宮

雲構明庭天聳列辟軌儀羣工制度可以即事而見觀象

而察今猶遠訪先典曲垂下問者豈不欲揣其敏思徵其

博物臣實菲薄何足當之昔哀公問儒而仲尼請更僕況

此大體其可率爾言乎雖敢略談之然未臻其極也若夫

堯之衢室舜之總期一作章夏之重屋殷之陽館皆所以取

象天地昭配陰陽致孝於先布政於下歷運雖改此道不

移八窗四達上圓下方度堂以筵度室以几周之制也崑

崙茅屋周流璧水漢之圖也明堂辟雍靈臺三雍也太廟青陽總章明堂元堂五室也取其宗祀祖考則曰宗廟取其修飾禮物則曰容臺蔡邕之論所以合異說袁準之談所以別重事歷代繁省其儀不一先賢是非其書甚衆非斯須之述所能盡非造次之言所能精自我皇創制之前今臣定議之外教明禮備得繁省之中者其雄宗乎詞寡理舉處是非之要者其蔡氏乎謹對

對重試一道

問不其才難於今所歎知人未易自古病諸以貌取言此

其不可襯聲考度又或非宜故皇帝清問有司藻覈公孫
異之於天子鼂錯褎然爲孝廉賢才訓迪其道宏矣多歷
年所茲率典常國家謁報上元展禮中岳降非常之制求
希代之寶將以潤色雲封增輝柴燎龍門既陟方縱鱗於
巨壑鴻干斯漸忽垂翅於風路良由夢石之木猶參杞梓
之行冠玉之姿尚忝琳琅之序更令憲府重摭詞林承鳳
綍之明咸俟龍泉之斷割其何以搴秀長楚審詞衆好辨
是與非懲忿窒欲聊耳陳事冀獲嘉謀至若柳莊黜殯用
事之差也石建闕馬爲字之失也尋其後句末韻或犯於

前聲覽以終篇荅難不倫於次序一篇之內貧富不侔三道之中妍媸頓別取綴則頗慙於卞氏擢用則致嫌於葛龔贈孟孫之言膏肓莫愈學嗣宗之默長短何分進退之禮奚宜用捨之方安在又旁求流議紛披風謡威勢壓於權衡黷貨通於主守不同吾黨無嫌小子之詞翻乃倩人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詐起終策出而奸生何方可以靜流兢之來何法可以杜訛謬之入佇裨不逮無恡話言對夫鉛刀均鋒劒之恥也蹇驢齊足驥之恥也朗璞蒙垢玉人之過也鳴絲絶絃伶官之罪也借如承明旨獻嘉猷

而愚智糾紛臧否錯揉斯亦士君子之所恨豈獨爲政之憂哉沔實陋才良不足算憑藉休慶謬偕旌拔狂言雖立鄙道未孚蘊雜薰蕕沈蔽玉石重參羣彥之末再承議賢之問進思自勵其何補歟退欲鳴謙豈獲無咎審詞衆好儻或擇善而行辨是與非請思即事而對策曰柳莊黜殯用事之差也石建闕馬爲字之失也竊謂議人者貴知其心論道者務存其意心懼未信則援古以自明道隱未光即託文而後顯故事以明心爲本字以顯道爲公事有小差而心術著矣字有小失而道數存焉斯則夜光之瑕明

月之類固不可得而棄也事與類相反字與義相違謬乖而心不可宏象毀而道不可見一至於此亦無取云策曰尋其後句末韻或犯於前聲覽以終篇荅難不倫於次序竊謂明試以言古之道也徵言以策今之制也言有聲韻蓋其浮飾策之次序固非典要切問存於荅難次敘豈效謀謨精義盡於對揚聲韻何尋獻替稽之於古揣之於情末韻或犯於前聲其來久矣荅難不倫於次序為病良深策曰一篇之内貧富不侔三道之中妍媸頓別取瑕則煩慙於卞氏擢用則致嫌於葛龔竊謂萬有一失聖人不免

捨過舉能先師是訓道不可以純備才不可以周給斷可知矣是以國家稽通塞之迹列甲乙之科亦不可廢善以取瑕疑於擢用矣策曰贈孟孫之言膏肓莫愈學嗣宗之默長短何分進退之禮奚宜用捨之方安在仲尼有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進退之禮用捨之宜允非小人之所及也然則覽古昔之遺事敢不薦其聞乎竊謂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懲奸以察何俟贈言致身於朝不可以默固當參刑禮以定枉直體明智以辨情偽見利不虧其分見死不更其守屬聰明不諱之時居執憲繩違之任何至持疑於

果斷逡巡於正色哉策曰旁求流議紛披風謡威勢壓於權衡黷貨通於主守不同吾黨無嫌小子之詞翻乃倩人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詐起終策出而姦生甚矣誠哉不期所以然也今所慮怙威黷貨者其類猶存假手借詞者其人不遠但能察其言象揆而度之精覈問試優而柔之則竊竊寶之名自分濫吹之竽自遁矣其道甚著人焉廋哉策曰何方可以静流競之來何法可以杜訛謬之入竊謂任良在主宏道在人以執事之明遵大君之恵敷明智以考往迹揚清機以鑒羣情則知訛謬不興流競永息俯

慙謏議良非話言謹對

朝議大夫光祿少卿虢縣開國子吳興姚府君神

道碑

原夫道之所運坦乎大方情之所鍾慟非恒數積善餘慶則吳有延陵喪子於嬴博 闕 壽則魯有 下闕 哀詞載慼行路況乎華歲陽止摧蘭秀於謝庭望月融明落珠暉於隨掌元成象 闕 上 闕 茂宏 闕 其 下闕 海層搆蕃於夏業克生俊彥必復公侯圖勲烈而載旂常席寵 闕 而紆珪組 闕 諸 下闕 嗣祖善意皇朝銀青光祿大夫硤州刺史雋 闕 二州都督長

沙縣開國男贈下闕翼子於三台歿爲貴人榮親於八座父崇紫微令兼兵部尚書梁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乂下闕也稟五常之精粹含六氣之淳和幼而韶明長而英達學禮而立行中準闕學詩以言文闕黼藻下闕警衛升雲陛以周旋惟彼儲闈聿求端士出納初命尤藉正人乃除君太子通事舍人敷奏詳闕詞令下闕國所資尤重符節大夫元服天子信臣妙年兼之可謂殊寵遷都水使者考闕之宜下闕勝塹迂令望言佐近藩出爲延州司馬雖屈我直闕蹭蹬栖闕而安乎卑位從闕默闕還齊州下闕晉城實利將有范金

軍國所儲於是爲大乃除君隴州長史未到官入轉爲下闕

以清白升進朝廷休之封號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戸奄宅

方國傳之子孫策名清時下闕穰鄧之境乃拜鄧州刺史兼

檢校商州運漕武關之外方城所臨下闕就役將何克堪況

奠川滌源疏山通道盡賦不足以供郵傳下闕使人勞而無

怨義然後取均不患貧咸用康寧莫敢闕窳琹濬畢闕不

闕之功歟下闕恂會稽之辭劉寵不是過也上以形於遠方

尤杖能吏竟抑而不許海濱廣厚瀉鹵下闕命坐爲泉藪亂

繩易擾棼絲不綱君褰帷到官乘傳按部咸令預振仁風

先翔閩境肅然良下闕豪傑知禁專任誠恕而人不忍欺大
削煩苛而物皆遂性朝廷嘉之徵拜光祿少卿海州人下闕
厥政貳金鼎之重司玉食之珍課行職修名劭身泰於時
令公光輔興運丕承睿下闕兒無驕盈之色九班留滯四載
不遷方於朝賢校闕族未有若斯之比者也允所謂謙謙
君子無兢惟時温温恭人下闕祐粤以開元四年歲次景辰
八月廿六日遘疾終於東都慈惠里第春秋卅上初聞闕
有疾頻遣使問下闕藥奉御李宗乘驛就療嗟乎異方靈草
不植中原近古名香無聞今日營魂莫返賦命何言主上

聞之下闕天促而禮備哀榮以其年十一月癸酉朔十八日
庚寅葬於東都萬安山之南原禮也平生闕衛下闕存惟君
至性過人少而純闕宦於外遊必有方恒營闕服玩動下闕
實因心闕邀浮名尤慎內行題飾後進賞接名流纖能不
下闕疾衆賢闕歎庶士憂惶咸則由衷有逾恒禮亭闕爵闕
之人下闕公以是子闕爲家之寶存不伸其用歿必揚其名
不闕遺烈沔忝闕儒闕然下闕
邁德流允錫瑞離疆祚分虞后績著闕王施於緜載闕誕
生忠良其一下闕門子沖年解巾侍從丹禁優遊縉紳闕總方

岳惠我烝民闕為名臣其三竭誠下闕其四闕宸扆感徹台庭郊原寂寂埏燧冥冥夜臺不曉泉戶長扃式闕百行流範千齡其五